

未來事件交易所

一個關於信任、價值、交換，與藝術勞動的展覽

由台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所主辦的「未來事件交易所」於3月底正式落幕。展覽邀集了十位亞洲藝術家共同參與，包括了張奕滿（新加坡）、周育正（台灣）、丘叟子（韓國）、胡向前（中國）、高俊宏（台灣）、李傑（香港）、孫原&彭禹（中國）、田中功起（日本）、蔡佳葳（台灣）、徐坦（中國），這同時也是TCAC與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所贊助的「UrbanCore城中藝術街區」兩年合約期滿，即將遷出前的最後一檔展覽。

撰文 鄭美雅 圖版提供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 作品攝影 周文欽



「未來事件交易所」（Trading Futures）的展名，取自期貨交易的英文（future trade）。藝術投資在某種程度上，與金融衍生商品、股票、期貨市場有許多相似性。一些藝術投資分析的常見語句——新興市場、潛力新星、前景看好、歷史漲幅、泡沫化，都揭示著藝術投資是一個與「時間」相關的交易，作品當下價格的高低不必然會是優先考量，更重要的是「未來價格」與買進價格之間的差距。

甚至，許多藝術投資的分析論述逐漸脫離了作品本身，而更著墨於藝術生產區域的未來整體經濟情勢分析，這意謂著，藝術品成為一種「未來幣」，它的價值會依未來潛在買家的購買力高低而異。

這裡，我們必須要將「藝術收藏」與「藝術投資」稍做區分。藝術收藏如若做為一種投資工具，其風險與股票、金融衍生商品有過之而無不及。當代藝術是一種無用生產、沒有具體功能，難以評比客觀價值，並且大部分的時候沒有展示機會。它的未來價格預測，仰賴許多數據、分析、論述——然而，金融市場中大量的分析與統計，也造就了大量的賠錢散戶。平心而論，是否今日藝術市場中的投資者，也可能如同股市中的非專業投資者，80%最後成為短線操作的「失敗投資者」？今日市場上追捧的爆紅股，下一個十年，或許已然下市。藝術投資者，是否真的了解自己投資了什麼？

收藏，收藏什麼？

藝術創作的生產、販售、收藏，無疑是所有生產系統最弔詭的一環——它無法從生產的成本反映其售價，一張油畫的生產成本（顏料、畫筆、畫布或是體液），與其售價的關係幾乎無從分析。藝術家的勞動（心智、體力與時間），而非藝術物件本身，決定了藝術作品真正的價值。

當代藝術的作品形式逐步由獨一無二的物件（繪畫、雕塑）轉換成可複製影像，無法再現的現地製作，難以記錄的計畫作品、行為、表演，各種難以預料、無從命名的藝術形式，一再地挑戰藝術收藏中對於物件與獨特性的迷戀，甚至是對收藏做為一種私有財產的質疑。舉個例子：提諾西格（Tino Sehgal）一系列儀式性的行動藝術不允許任何攝影或影像記錄，作品結束也沒有遺留任何可擁有的物件，那麼收藏家如何能「擁有」、收藏這件作品？當代藝術早



①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 (TCAC) 大合照：「未來事件交易所」參展藝術家、TCAC 理監事、TCAC Lovers、TCAC 工作人員。(攝影/蔡欣邑)
 ② 「未來事件交易所」參與者合照 由左至右為：徐坦、周育正、丘啟子、姚嘉善、張奕滿、陳泊文、彭禹、鄭美雅、李傑、田中功起。(攝影/蔡欣邑)
 ③ 由左至右為：蔡佳蕺作品《Lovely Daze 特別版——台北當代藝術中心 (TCAC)》、新加坡藝術家張奕滿作品《一個關於金錢和父親的小故事 (給 CELR)》、中國藝術家孫原 & 彭禹作品《芝麻開門》

已跨過了實質物件生產的界域，成為一組概念、一個象徵、一組關係、一個事件，或甚至是一系列可複製的符號。年僅 36 歲、名列藝術世界百大最有影響力人物的提諾，這位堅決「反物件生產」的藝術家，或許未曾想過，他的作品依舊是可被收藏的——並且是以一只契約文書的形式在畫廊中熱賣。

中國藝術家孫原 & 彭禹在「未來事件交易所」的參展作品《芝麻開門》，也是一個例子。藝術家本身是槍枝的收藏者，但礙於中國的法令限制，任何公民都不能持有槍枝，包括玩具槍。在台灣停留期間，他們購買了收藏等級的 BB 槍，交由藏家永久保管他們的「收藏品」，並且負有展示一年的義務。他們與藏家訂立了契約，載明如中國開放槍枝管制，他們可以取回其藏品，藝術家並寫了一封信，對收藏家陳述他們對這件收藏品的深深熱愛。

這裡，藝術家已然反轉了藝術家與收藏家之間的關係，收藏家從所有權的擁有者，成為藏品的保管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傳遞了一個概念——任何收藏，都是基於熱愛，因為熱愛，所以無法轉讓，並且悉心保養。藝術家將其熱愛的收藏 (BB 槍) 交給這位藏家，是因為相信他也持有同樣的熱愛 (對藝術品)，而在這個計畫中，兩者恰好是同一批

物件。物件本身只是一個象徵，一個載體，任何由現成物所構成的作品都可被替代、或再取得，但附著其上的概念才是使現成物產生價值的元素。藉著這件作品，孫原 & 彭禹向這位藏家傳遞了一個藏家與藏家間獨一無二的親密訊息，亦即，全然的信任、相同的價值、與彼此理解的熱愛 (passion)。這個「非你不可」的保管與展示責任，標誌了這件作品的獨一性，以及不可能再次發生的絕對性，在此，「這位藏家」(契約明載不能是他人) 已然成為計畫中參與的一員，並且也必須是「這位藏家」執行了這個保管與展示的義務，這件作品才終能完成。當然——物件仍是屬於藝術家的，但，對於真正的藝術收藏者而言，他早已得到了「作品」，是否擁有槍枝這個物件，不會改變他擁有了一個只屬於他的訊息，以及信任。

我們確然活在資本社會裡，但有些字詞，熱愛、信任、信仰，難以用資本衡量，只能共享，無法獨占，無法轉讓，也沒有所有權。而這些價值概念，也跟「未來」息息相關，資本的未來增值是獨占的，但藝術社群的未來，則是所有身處其中的人必須共同投資 (無論是勞動、時間或資本)，而終將共同獲益的。

這個遊戲規則試圖將處於消費端的收藏家，拉進藝術生產的過程。這裡，收藏家不只是在畫廊或拍賣場中挑選已經完成的藝術作品，而是進一步參與、贊助了藝術的生產過程，這意味著，收藏家必須與藝術家、策展人、藝術機構一同承擔藝術生產的風險，並接受藝術生產原本就是充滿了未知、冒險、失控、不可預期，以及一再失敗的過程。

這個風險無疑是難以估計的：收藏家既不能干涉作品製作，也無從得知作品的形式，版次並且是由藝術家決定。這筆「未來交易」看起來似乎與期貨市場大同小異，是一個期待未來價格差異的買賣，但期貨市場交易的是既定物件，買家可以依不同條件的設定來分析其未來價格的漲跌，而此處，收藏家買進的是一個未知、甚至是不確定

是否發生的物件（或一組概念），這意味著「無從分析的風險」。這個交易的主要成分是信任，支持，以及「社群感」。藝術生產從來就不需要密集資本，在這個交易中，收藏者以全然的信任，來交換藝術實驗裡最昂貴的成本——藝術家、策展人、藝術工作者的勞動與時間。這裡，我們看見了一個社群的形成，一個願意共同投資未來的社群，收藏家與生產者站在一起，共享的不只是展覽或作品的成就與榮耀，同時是或然失敗的風險。④

- ① 高俊宏 藝術家生存術：烏鴉取水篇
- ② 周育正 工作史——盧皆得
- ③ 李傑 告訴我你要什麼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在我開始忘記一些事情之前）
- ④ 徐坦 等待梵谷——關於詞「新自由主義」的研究
- ⑤ 丘啟子 依據韓國標準時間來過24小時
- ⑥ 田中功起 讓我們討論他未來的作品該是什麼

1 2 3 4 5 6



找尋著生命的火花和夢想的依歸，而回首一望，五十不足畏之年（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忽焉已至……

所以，縱身一跳！好呀！就來贊助這個展覽！

只是我的經濟能力有限，一個收入節節下滑的小診所的醫生，這筆錢硬擠是有，就是不太寬裕。正如美雅所提，找到更有錢的人資助不難，難的是這個未曾在台灣發生過的模式，極可能讓贊助者猶豫迷惑。

這個模式，大概的觀念是美雅和Pauline（姚嘉善）會為TCAC策劃一檔探討藝術生產與經濟運作（白話一些：愛情與麵包）問題的展覽，主要是面對當代藝術低限經費的限制，嘗試出一種新的實驗，希望藉由藏家的贊助，成為藝術家新作的製作費及展覽開銷，因而讓資本在藝術圈中循環！如此，將有來自六個國家、十位現在正活躍的亞洲當代藝術家，會來到台北創作並參與開幕！更重要的是，讓收藏的位置和觀點重新定義，從源頭參與，形式不拘，無可控管，只有信任！當然，風險和樂趣也都從中生……

開幕當天，第一次看到我將收藏的「愛情」結晶！文章字數所限，不能細談每一段「戀情」；其中Heman（張奕

滿）的作品大膽、簡單、準確、有趣；最讓我驚豔的是周育正的〈工作史——盧皆得〉，藉由兩個月中年臨時工的應徵（作品經費），找到盧先生，以他個人的口述歷史投射在幾十年來看似進步，實則荒謬無奈、功利殘酷的台灣社會，淡淡揭露出許多可深入的社會議題，展現出庶民史詩般的寫實風格……而最凶悍有力的作品則是中國藝術家孫原&彭禹的〈芝麻開門〉，他們熱愛真槍模型，卻不准攜入中國，於是他們在台灣找槍、買槍、展覽、和我訂合約——他們收藏槍枝，我負責保管（藝術家和收藏者的角色逆反重塑），有一天中國開放（芝麻開門），則物歸原主。在強烈視覺的刺激下，照映出：藝術家收藏物件／收藏者收藏藝術概念；中國有強大武力卻限制／台灣有民主制度且開放；藝術創作與收藏／動態進行與靜態完成？種種引人深思迷戀的觀念，不是嗎？

「到底在交易什麼？」

「你到底會收藏到什麼？」

告訴你：我會收到一種向未來開展的浪漫！我會珍藏一段友誼！一段行進中的——用「心」來交易「藝術」的人生旅程！④

投資無用生產，收藏一個藝術環境的未來

如果藝術無用，產品價格不可預期，風險極大，那麼誰願意投資這個風險極高的生產過程？除了非做不可、將藝術勞動做為生命價值的藝術工作者外。今日，台灣（或擴至全球）的政府公部門逐步放棄、限縮藝術生產中的成本投資——包括創作補助、非營利藝術機構的補助等——而轉向文化商品在銷售與市場的投資。而在私部門——藝術市場的資本循環過程——從畫廊、拍賣公司、收藏家、第二市場之間鉅額資金流動，對於藝術的實質生產的助益不高，反而更接近於資本的自我循環、積累與流動。這個生產與銷售體系之間不均的關係，除了導致生產端的萎縮（包括預算困窘的藝術機構無法自製展覽、實驗性作品無從生產、展示），也可能導致市場「客製作品」的大量製

造。如果作品的產出只是為了現下交易的快速與可見利潤，那麼它的「未來性」將趨近於現下，它只能回應一個「眾所皆知」的需求，而不是指出未來的可能。

這次由台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主辦的「未來事件交易所」，試圖討論藝術與市場、生產條件、藝術勞動、機構之間的關係。我與姚嘉善（Pauline J. Yao）做為共同策展人，是藝術生產體系中的一員，關注生產端的議題，面對的也是生產端的現實。因此，我們決定讓這個展覽採取一個相當不尋常的經濟模式——邀請台灣持續收藏觀念藝術的收藏家陳泊文，同時也是TCAC長期的支持者，在展覽尚未展出、委任製作的參展作品尚未完成之前，預先將整個展出的作品全數收藏。收藏經費則用於展覽製作（含行政支出）及作品製作費。



我會收到一種向未來開展的浪漫！ 「未來事件交易所」之藝術旅程

撰文 | 陳泊文

「TCAC『未來事件交易所』到底在交易什麼？」
「到底會做出什麼作品？什麼展覽？你都不肯定嗎？」
「收藏到什麼？幾個版次？以後怎麼再展出？」
「這樣的『投資』，划算嗎？肯定不會後悔嗎？」
幾個我的朋友，或玩笑或關心地问了許多問題。

「凡始終是肯定的，就始終沒有生命。」黑格爾如此回答生命的提問！藝術和生命一樣，總有一些難以定義和說明的，因為意義正在前進中……

2012年12月7日接到美雅一封E-mail和一通電話，詢問我是否可以合作並且贊助這個奇特的展覽呢？正當時，在台灣島國，呼喊著公平正義的普羅大眾和相對自由主義菁英的集團，正猛力衝撞著堅不可摧的相對保守的既得利益階層，求改變與求安定的選戰煙硝瀰漫；正當時，柏林愛樂才剛帶來馬勒向世人告別的第9號交響曲，向台灣的愛樂人淒美耽溺地吟唱著世紀末維也納風華絕代的天鵝之歌，而我深陷其中，在家國前途與個人生活情調的拉扯中，